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
第一回 縹渺情天別開幻境 辛勤精衛重謁仙真

斷腸碑，即塵天影也。夷考當時，天傾西北，地陷東南。天傾時，各處神仙，紛紛震動。中天戒嚴，上帝特御通明殿，召集諸天神議事妥商修補之法。正在議論，忽得兩處詳奏，一為統管西北方天地尊君乾剛大帝，報據某月日傾倒天垣周圍十二萬里，壓斃人民若干。至今一角邊天，冷風攔入當者輒僵，請速籌修補云云。一為統管東南天地尊君坤柔大帝，亦報某月日全地陸沉，人民魚鱉，事後查得所沉之處，周圍三萬六千里，請速籌填補，免苦沉災云云。上帝聞奏。顧問諸天神，有何方略？當有九天玄女女媧娘娘出班俯伏金墀道：「臣女願承補天之役，考得西北天高寒，去中天極遠。今世界上自古及今，已死之癡男怨女，情意極濃，渺渺遊魂，無可位置。若假臣全權，在彼處造有情天一所，俾各魂修省其中，以成善果。彼等情意固結，摯愛彌綸。所補之天得真氣以膠牢，必可永遠不壞。」上帝聞奏，便道：「卿所奏甚是，朕恐天體空虛補不容易，此去有何方略？」女媧道：「該處有不週山，為共工所觸，山石高高下下苦不能平。臣女願將山頭觸下之石，選煉補天。此石與天空頗合，願吾主簡選一人同去，必能奏功。」正言間只見萬花總主杜蘭香也俯伏金階，奏稱：「臣統領群芳，西天駐紮，殊覺不便，願與女媧同去補天。補成之後，即帶著一班花神，住在此處，願吾主允准。」上帝大喜，立宣敕旨，著女媧、杜蘭香一同前往，相機行事。功成之後，封女媧為太君，杜蘭香為畹香宮幽夢靈妃，即帶各花神在該處宣揚花政。女媧杜蘭香立即謝恩，星夜前往。既至天傾之處，即命手下神祇，將不週山石揀選，淬以溫柔之水，和以性情之膠，煉以炎上之爐，扇以既濟之火。凡三百六十旬，成五色明體寶石三萬六千零一塊，督了恨仙、曹懺愁力士，日夜工作，不知若干年，將西北一天，補得周周密密。不過接竅之處，微有裂痕，不免滲漏，因將空中所積怨氣情波，由裂縫中漏下。一經罡風吹送，便凝結堅牢，愈垂愈下，愈下愈結，久之隔如屏幃，竟另成一天。女媧乃於屏幃中別啟一門，上邊鐫刻四字，曰「色空分界」。外建一亭，名其曰有情天，又曰離恨天。於是廣造宮殿樓閣，女媧之宮曰離恨天宮。杜蘭香之宮曰百花宮。因杜蘭香最愛蘭花，又於百花宮後山上另造一宮曰畹香宮，為養息退居之所，並多養珍禽異獸，遍栽瑤草琪花，特創河山，重更日月。上帝喜其有功，果封女媧為離恨天宮太君，杜蘭香為畹香宮幽夢靈妃，仍為萬花總主，帶領群仙，辦理花政，所有女魂均歸管束。食以情海之波，善為扶持勿生煩惱，惟不可妄生分外之事。又以女人品類不齊，故特編分群類，曰癡情司，曰結怨司，曰啼哭司，曰悲感司，曰含冤司，曰引咎司，曰熱腸司，曰冷抱司，曰慧業司，曰風流司，曰疑妒司，曰斌媚司，凡十有二司。即以各位散花神分班兼值，旁建百花宮，亦以仙子女魂性情相近者，論其資格，充當花神。

自此以後，有情天中，女媧為正，杜蘭香為副。政尚寬平，眾仙悅服，惟花政歸幽夢靈妃總攝，另調萱花仙子佩纓、珠蘭仙子俊官幫辦一切。靈妃御下謙和，眾仙尤為翕服。豈知情天已補，恨海難填。東南地角，自坍塌之後，過於三萬六千年，雖十洲三島真仙，無能填補。時上界天帝亦如下界民主之例，換了別人，就是當初陷地的豬婆龍。龍結交了三十三天十洲三島神仙，大家保舉的，既做了上帝，便名所陷之處，曰恨海。上帝時到恨海洗澡，愛其寬大，並不欲填。惟礙於公論難容，只得差幾個心腹天神，虛應故事，其實並不在心。不過遮掩耳目而已。填地無功，群神又紛紛上策，說曠日持久宜另選賢員，或可奏績，遂驚動了精衛真仙，這位真仙，就是杜蘭香座下的一隻仙鶴。因杜蘭香騎了到西天，見母佛准提菩薩，愛其馴良，遂提名曰精衛。他自隨百花仙子到了有情天，見補天有功，十分榮耀，便妄生希冀。想我若把恨海填滿？上帝必有榮封。雖作百花宮仙子座騎，當另有好處。遂瞞了主人杜蘭香，連夜逃去。杜蘭香忽然失了仙鶴，仔細一算，知他有此一節，也是熱腸。但功行未深，安能成事？如今且任他自去，若久無成效，必當回來。或有機會可乘，我也助他一臂，如此一想，便與太君商量，太君歡喜道：「有因生緣，有緣生孽。賢妹的神算，究有未到，這也是定數難逃的。但賢妹目下行路無騎，只好乘雲了。」說罷，有事入內，靈妃獨自回宮，仍舊辦理花政不題。

卻說鶴仙遁去後，逕到東南恨海邊，俯首一望，見一片大海，浩渺混茫，並無邊際。其水皆作慘綠色，而驚波怒卷，怨氣沉埋。奔濤中若含無數神嗥鬼哭之聲，四圍籠罩愁雲，黯迷天日，後人有詩云：

三千弱水不容舟，日夜汪洋卷地流。怒吼毒龍腥作雨，高飛孤隼慘如秋。平填碧海深深恨，暝合黃雲黯黯愁。眼界雖空心地窄，難尋彼岸去回頭。

鶴仙看了一回，見極東有高山一座，知是縹渺山麓，亂石極多，大小不一。或如同命杯，或如長生果，或玲瓏如同心蒂，或圓轉如稱意珠，遂想道：若把這些山石運入海中，或能填塞。於是鼓舞精力，動起工來，不知過了幾百年，這缺陷依然如故，可憐一隻靈鶴，道行未深，怎禁得如此辛勤？不多幾時，消瘦得毛羽禿禿，竟似一隻枯鶴了。一日正在工作，忽見西北上紅光■，捧到一位仙姑，首梳太元■團寶髻，戴著一枝八寶珊瑚如意簪，穿一件霞紅滿雲寬袖開氣道袍繫一條西湖滾鳳百蝠裙，同心如意褲，踏著嵌珠銷魂烏，執一柄龍須忘憂塵，真是寶月祥雲，仙風道骨。本來是鶴仙的舊主人，鶴仙如何不認識呢？

原來精衛衛主潛逃，主人雖諒其苦情，而天帝已恨其違數。且恨海被他填了，自己不得退居窟穴，故命功曹引誘他飲了健忘漿遂把前因都昧了。後來天帝重更，他與靈妃一班，方得證果，刻下鶴仙見了靈妃，茫然不識。因停工向前稽首，請問仙姑法號，何處洞府。靈妃見了這種情形，不覺點頭歎息，因叱道：「癡禽癡禽，吾也不認得了。吾就是離恨天萬花總主畹香宮幽夢靈妃，聞汝苦心填海，特來一看，究竟是何意見？」鶴仙道：「某自問根修淺薄，欲借此以助元功，倘事果能成，非惟有益人間，某心事亦可告慰。」靈妃笑道「自古陷甚多，豈能盡補，不如隨緣過去，任其自然，還不如復位修省去罷。」鶴仙道：「辱承法諭，感泐寸私。某也不知有位無位，況古人圖功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成敗利鈍，非所逆睹。此處一簣九仞，某不欲中止。」靈妃歎道：「局外之人，妄來饒舌，汝甘習苦，與我何干？」遂口吟云：

開到茶靡花事了，
春風何苦替人忙。

吟畢重駕祥雲，向西北而去。去後幽香一縷，非麝非檀，鶴仙心中一清，驚服不已。於是仍舊用功填海，而東補西塌不覺心力交瘁。又越數百年，依然如此。遂無可奈何，念靈妃多情關照，今日果如其言。況石已填完，在此望洋無益，不如去求見妃主，再作計較。因戛然一聲，向離恨天百花宮來。正是：只因一片心腸熱，煩惱重重跋涉忙。鶴仙變了童子，到了色空分界，心裡想道：此地好似來過的，方欲進去，有仙童仙女阻住，說道：「此處為真靈淨域，無裡無礙，煩惱皆空一切皆空，看汝一腔幽恨，滿面愁痕，必有引誘之心。若不退回，當以慧劍斬汝。」鶴仙嚇得倒退幾步，笑懇道：「某精衛仙郎，與萬花總主有一面之識，今有公事求他。」仙童聽得是精衛仙郎，遂仔細一看笑向仙女道：「原來就是這個癡癩東西，既然如此，你領他去見一見罷。」仙女笑著點頭，便向鶴仙道：「你既要見，不可失禮，可隨我來。」鶴仙應允，跟了便走。一路仙景非常，好似熟游之地，說不盡靈棲福地，化日光天。行了許久，至一處，但見紅牆碧瓦，玉宇瓊樓，拂拂香風，骨節酥透，因點頭笑道：「此處倒也有趣。」仙女道：「不要多看，快走罷。」又問他填海的事，又說這萬花宮裡，有許多人聽了妃主的話，要想助力呢。正言間，走過瓊林一所，枝葉五色相宣，或如翡翠，或如瑪瑙，或赤若丹砂，或素如白玉。其形有若連錢者，有若方勝者，有若蝴蝶蝙蝠者，有若荷葉葵花者，所結之果累累下垂。形式顏色亦各不一。轉過山麓，林盡之處，則小溪瀉玉，環以虹橋，金玉欄杆，翼然溪上，中間一條白石道路。鶴仙只管跟著仙女走入金碧牌坊一座，上有四字，曰「太古情天」。聯語云：

春風秋月等閒度，
才子佳人信有之。

鶴仙問道：「仙姊此地既名離恨，為何有這等句子？」仙女道：「此地本是情天，由女媧太君幽夢靈妃管理，裡面的仙曹均是

多情種子，後來玉敕改名離恨天。不過此地的清，不比世上的孽緣，心中極淡，卻是極濃。」說著已轉過牌樓，兩邊一帶銀牆，夾成寬路，牆內交柯接葉，寶樹千章，路石非金非玉。旁邊蒙茸細草，如錦如絨。又過一條白石橋，活潑情波，清可鑿影，水內文鴛錦鯉，見人不驚，仙女指著東首一座殿宇道：「這是離恨天宮，是太君住的。靈妃住的百花宮在西首，與畹香宮相通，你可隨我到西首去。」鶴仙要到離恨天宮一看，仙女那裡肯。鶴仙只得跟了，向西轉了一彎，果有瓊宮一所，碧瓦鴛鴦，玳梁燕子，仙女道：「從百花宮正殿向西到畹香宮近些，打從這裡走罷。時候不早了，不必多看，我還有事呢。」說著到了殿前，果然有百花宮三個大字豎匾。門前玉石獅子，高可七八尺。進了東角門，望見裡邊有大殿，十分體面。有聯有匾，聯上的字看不清楚，匾上的字極大好似「香國尊王」四字。仙女指著東西甬道，說道：「兩邊走去，都是配殿，散花神住的地方。」鶴仙問散花神的名字，仙女道：「更調無常，不過就是太真紅線合德小青，世上幾個女魂充當，宮禁森嚴，無事不能輕入的。」

兩人一路行來，都有仙女兜搭問訊。到了百花宮，問訊的越多，眾位仙女聽了，有私語的，有竊笑的，內中有一人笑道：「原來就是逃犯，這回子又進籠了。」鶴仙只做不聽得，跟了仙女速行。就在西配殿甬道轉彎，只見配殿門口都有看守的人，殿口各有豎匾。或寫荷花宮，或寫梅花宮，或寫牡丹宮，或寫凌霄宮，或寫杏花宮，或寫薔薇宮，或寫蜀葵宮，共數十個名字，記不清楚。鶴仙又似見過的，心裡狐疑。忽然又轉了一彎，繞過配殿，又見宮殿一所，方是畹香宮，也寫著三個大字門口一聯。因匆匆進東角門，但見上聯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是眷屬，下聯僅見「是人間」三字。走到正殿門口，匾是「福地情天」四個金字，殿門大開，殿上一匾，乃「化合■■」四字。旁邊長聯云：

濁除離合悲歡，看元氣彌綸，太和洋溢；
參悟色空夢幻，把癡情解脫，幽怨流通。

聯對皆粉紅地石綠字，書法秀媚。過殿後大穿堂，仙女指兩旁月洞門道：「兩邊都是十二司，不奉靈妃之命，不能進去。」鶴仙看門都閉著，徘徊而已。走過甬道，到內殿見內殿門外，掛著大紅緞繡花簾，方欲進去，只見簾櫳動處，又出來女仙二人如侍女模樣，平頭大足，元色鑲緞綢襖比甲，月藍褲子，一個雙眉起秀，一個鬢輔承權，二仙姑走過來，仙女急將鶴仙拉過道：「快避立旁邊，這兩人皆是妃主侍婢。眉秀者名佩纓，即是萱花仙子，一位俊官，是珠蘭仙子。妃主愛他明慧，叫他近身差遣。」說著，二婢已到，仙女遂向問訊，告其所以。佩纓笑道：「原來就是此人，但我等尚有要事，請在此稍待，再來引見，姊姊要去便去罷。」

少頃聞十二司中登登擊鼓之聲，人言嘈雜，未幾一群男子出來。佩纓、俊官同守宮仙子領了，逕出殿外。等了長久，二人方入，問了鶴仙備細，乃領他入內。鶴仙問男子何故出去，俊官道：「新得太君懿旨，男女不可混居，命遷往別處。這班不肯遷的，所以驅逐出去，請太君定罪。」說著已過內殿，楹聯都不及看了。內殿甬道裡面，方是內宮，方到宮門，覺一陣幽香，既甜且靜，鶴仙想道：這時候何來蘭花香味？只見宮門上有「窈窕深谷」四字匾額，裡面流水小橋，另是一般景象。地下蒼苔碧蘚，如古錦斑斕，石罅間山鵝自紅，迎風搖動。原來尚是宮牆門，須走上石坡數十級，方是內宮呢。乃隨二婢上來，只見杰閣凌雲粉牆石砌，將金碧之致，一洗而空。宮門上寫「內宮」二字，走進宮門裡面，見有一聯筆勢古拙，句云：

自耽幽趣居山僻，獨抱冰心耐歲寒。

內宮後方是寢宮，寢宮外庭心極大，用黃石鋪平，纖塵不染。東偏似有花園一所。由月洞門進去，洞門上隱隱「畸香」二字。宮門四處，都是修竹。月洞門口一個亭子，也有一匾，書「九畹亭」三字。庭前白玉欄杆裡有蘭花一叢，百倍精神。蘭葉迎風吹動，颯颯有聲。鶴仙見了十分感動，要去看，佩纓扯住道：「此是靈妃根蒂，不可褻視。你在此等著，我們去報知，領你相見。」說著便走了。鶴仙等了一回，俊官出來招手，便有仙女四五人，在門口立著。鶴仙走近，見門上一個黃楊木竹根鑲嵌匾額，寫「空谷清芬」四字。另有侍婢打起簾子，鶴仙進內。一眼看見小匾寫「幽貞館」三字，旁一長聯云：

騷客漫傷心，但留一點幽芳，月冷山空標素潔；
美人欲含笑，好補三生遺恨，天荒地老鑄纏綿。

俊官先唱名道：「精衛仙真可進裡頭？」佩纓說道：「著進東間相見。」已有仙婢揭起東間裏花簾，鶴仙還在外間，呆看，對面仙姑笑著，把他一推，說：「進去罷，目灼灼看什麼呢？」鶴仙回頭一看，卻非俊官，只聽一個人笑道：「霞裳姊姊最喜替人頑，你一推，倘然栽倒了，怎麼呢？」鶴仙不及理他，跨進門來，但覺一縷幽香若近若遠，無可方喻。只見室中樸素無華，四壁白垩會著粗枝長葉的水墨蘭花。兩旁十幾個樹根，椅門前一張書畫棹，棹邊一只竹節寶座。靈妃並不戴冠，穿著彈墨團銀鶴襖，元色回文百蝶裙，蜜色藍鑲寬邊月華褲，秋香色墨花小鳳嵌珠鞋。面貌雖與前相同而服飾大異。鶴仙至此，降心下氣，跪伏於地。靈妃垂問道：「汝認得此地麼？」鶴仙道：「似曾相識，卻不分明。」靈妃歎道：「雖非墮落，也可憐矣。汝來意吾已盡知，但缺陷亦關定數，今鑿汝志可嘉，姑借汝如意珠一顆，度恨金針一支，可先將海岸海中裂縫補好。然後繫線拋珠入海，自有功效。」說著便給他一個玉匣，說：「寶物均在裡面，還有一紙神書，照此行事便能成功。功成後，速來歸位，去罷。」便命俊官拉扶鶴仙起身，送他出去。鶴仙得了寶物，心中狂喜，逕到恨海濱來。照此行事，豈知為巡察大神所知，上疏糾參說靈妃私借寶物逆數行私。

此時上帝已不是蒼昊，就是這豬婆龍，心雖不良，卻喜假談道學，妄效聖賢。聞奏後，勃然震怒。因假公濟私，傳旨太君，立把靈妃鶴仙貶謫人世俾受淒涼。當有萱花、珠蘭兩仙子，哭告群仙，聚了二十六仙，聯名訴奏太君勸當不及。那公奏既入，上帝更怒，說聚眾立黨，此風斷不可長。他們既喜靈妃索性罰他一同貶謫，所有如意珠度恨針追回入庫。百花宮兼畹香宮事務，著太君暫時兼攝。鶴仙見靈妃為己遭貶，大抱不安，誓願先去降生。雖顛沛流離，將妃主保護，一任妃主役作犬馬，以報殊恩。當鶴仙未經降世之前，暫在海濱待信。

一日，獨坐無聊，昏昏欲睡。忽來了一個癩頭和尚，鶻衣百結，且行且歌道：

天地未生兮，何陰何陽？我造天地兮，何柔何剛？世人多事兮，分陰分陽。我欲劑平兮，均柔均剛。有陰濟陽兮，有柔勝剛。造化彌合兮，地久天長。

鶴仙聽了頗覺入耳。知頭陀必有來歷，因起身走到前邊稽首問道：「老師是何法名？從何至此？」和尚道：「我乃亞當元祖弟子，自在頭陀。方才唱的是陰陽剛柔歌，適因遊玩至此，無所事事，信口吟來，何勞致問？」鶴仙道：「看老師法面慈容，必非無因而至，弟子愚昧，請道其詳。」頭陀道：「我本無事，因近日出了一件公案。師父命我出來探聽，遇有緣的神仙男女，替他濟度濟度。」鶴仙正因靈妃一事，無可如何，便告以所苦說：「投生之後，不知我的結局若何，須求吾師攜帶。」頭陀笑道：「你欲投生，倒也有緣，他們均要下世了，你要先去，我便送你下去。但恐既到人間，非獨抑塞窮愁，富貴不能自主。即使男女之愛，悲歡離合，情思牽纏，也是磨人的利器。道力不堅，墮落之中，又成墮落，這是不容易守定的。」鶴仙道：「但憑老師法力，使我永護靈妃，矢誓不悔。」頭陀道：「立志堅牢，好好好，我便攜你去，但有一劫你須牢牢記得：

纏綿固結，生死離別。
辱體降生，癡情求合。
夢醒人空，再尋天日。

說畢將指尖咬破，把鮮血在鶴仙額上塗了一點猩紅，大笑贊道：「可兒可兒。」便吹了一口氣，鶴仙變了原形，頓時縮小，如麼鳳一般，因放入袖中，起身便走。不知攜往何處。投入何家，因後來斷腸碑載著這事，方知詳細。正是，

已向情天種夙因，靈修昧卻墮紅塵。

鏡花水月生癡幻，抵死甘心報美人。

說了長篇累牘，這杜蘭香是何人，自當略敘一番，以見靈妃並非尋常凡卉一流。

當時神農嘗藥辨草，到智河邊毓秀山萬靈峰下，見荊蔓中有香草一叢。葉細狹而硬，長可尺許，作青綠色。草中挺出嫩枝兩翹，上面各開五六朵草花，每花五瓣，綠質紅筋，瓣寬兩分，長七八分，中含素舌。舌上硃砂點一行，其香幽逸，近之即不覺其香。若在花邊久立，即又一陣陣的發香，故粗俗人不知親近。

黃帝大喜，攜歸以問蒼頡，說亦不知何名，因象形造字，厥名曰蘭。因將蘭種於百景園中，灌以甘露，培以丹品，蘭遇知己，日就向榮。滋生數種，有同心蘭，有素心蘭，有金蘭、銀蘭各品。這母蘭受天地之氣，日月之精，丹藥之力，竟成靈品，但質性柔弱，僅成女體，於是深自韜晦，寂處空山，刻意修省。到孔子猗蘭作操時已為天上真仙。上帝因其秉性幽貞，命司蘭花。封王者香，賜姓名曰杜蘭香。後來降於湘江洞庭岸邊，為漁父所得。見是三歲女子攜歸撫養，十餘歲，姿容奇偉，靈顏珠瑩，如天人一般。忽隨青童靈人上天，臨去，謂漁父曰：「我仙女杜蘭香也，有過謫於人間，今限滿去矣。」漁父見青童忽化白鶴，杜蘭香安坐鶴背，向空而升，須臾不見。自後時亦還家，嘗降包山張碩家授以舉形飛化之道，留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，以為登真之信。又一夕命侍女齎黃麟羽帔絳履元冠鶴髦丹玉佩授碩，碩遂得仙，後又度漁父仙去。以上墉城仙錄，及神仙通鑑，詳記其事。上帝念其歷劫無過，敕授百花仙子。在唐朝武則天時，降生一次，名唐閨臣。復位後，升授天下萬花總主。情天告成，加封畹香宮幽夢靈妃，與元女同辦情天事務。

靈妃品格極高，存心極厚，各司仙子皆無閒言。不料為鶴仙一事，又墮落起來。且連二十六位同保者一並降生，其男仙聞得此事，也有願與一同降生保護花主的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天地未辟之前，有亞當元祖之天父，將日月光水陸分位，人物分類，遂編造萬億千劫曆數冊，命亞當司之。亞當心極仁慈，命弟子自在頭陀遊歷凡塵，隨緣濟度勿使一靈久昧，轉入犁泥，此乃法外施仁。所謂頭陀者，即西洋教所說的天神也。無如世人私欲昏迷，不知猛省，欲救則一真已昧，欲捨則萬類可憐，倒弄得自在。頭陀不能放手，遂創立救世度靈之教，也是奉了天帝的命，降世歷劫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靈妃遭禍玉敕催令出宮，立刻降生。此時鶴仙已在世上了，靈妃只得先去辭別太君，並與各花仙告別，所有同謫各仙相聚而泣。太君親來相送，愁容慘黛，黯黯魂銷。太君率同各花神預備仙筵在色空分界之外長亭之中餞送。靈妃泣別所種之蘭，囑太君代為培養，勿令憔悴。太君道：「愚姊都體會了，賢妹勿過傷心，此去善自保重，倘謫期已滿，愚姊當設法來救，不至沉淪的。況還有同去的二十餘人，在世上也不寂寞了。」靈妃泣道：「此去墮落，恐不比從前。小妹的元功要傷剝殆盡了，望姊姊可憐我相聚一場，時來提醒提醒。」又謂諸花神曰：「各位妹妹情重送我，自問涼德愧不敢當，願此後賢妹等善事太君，千金珍重，勿效我之被罪。則我雖然下謫，亦安心矣。」太君及眾仙女皆泣下，忽見梅花仙子振臂而前，說：「妃主下謫，臣妹苟有綿力，當一力保護，不必過傷。」太君把下謫之二十六人看了一遍，指著水仙、茶縻兩個花神，向靈妃道：「看這兩位賢妹，道行頗堅，必能替妹妹始終指點。即使後來或有暫離之日，賢妹也自不妨。」忽見萱花仙子佩纓出來，向靈妃道：「臣婢願相隨伏侍。」珠蘭仙子俊官也說：「臣婢願與萱仙一共追隨靈妃。」顧向秋海棠花神道：「這位賢妹柔弱，你去伏侍他罷。」太君看梔子花神向著水仙花神依依執手，因說道：「你兩人如此契合，降生之後，須聚在一處。」梔子花神道：「可惜不能自主，若能同聚，我就做了婢子，或姊妹也所甘心。」忽玫瑰仙子執著梅花仙子的手道：「我也做姊姊的使婢。」靈妃泣道：「眾卿情義，屈己忘尊都是我一人累的。只怕我降生之後，不能與諸妹相聚呢。」只見荷花、芍藥、芙蓉、牡丹、木香、繡球、凌霄、碧桃、素馨、罌粟、桂花、山茶、辛夷、杜鵑、石榴、玉蕊、蓼花各仙子等大家矢誓：「願同聚一處。」太君道：「好好好。我想著一件功德，大家既願同聚，你們就在下方立一個花神廟罷。此事成功，把天上真跡，留表世間，也可消釋些罪戾。」靈妃道：「事固甚好，深恐為難。」太君道：「事在人為，只要心精力果，到時我來助賢妹一臂。更有一事，下界中國地方，看得我們女子太輕，不令讀書但令裹足且一妻數妾，最是不好。你下去可立一個女塾，教導國中，男女並重。且女子讀書明理，所教的孩子也易開風氣的。」靈妃道：「賢姊所言甚好，只恐經費難籌，起初沒有提及。」太君道：「經費最是容易，若無人提起，倒也為難。」因向茶縻仙子道：「賢妹看破世情最早，倘能悟道，我便來給賢妹一信，就主張其事罷。」正在議論，忽紅光滿天。未知如何紅光，下章再表。